

論語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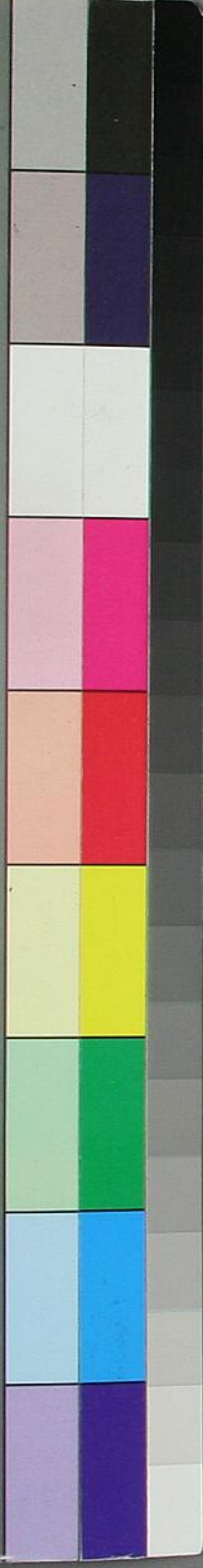
衛靈公  
季氏  
陽貨

微子  
子張  
堯曰

卷第十五至卷第二十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5  
4

四止



文庫 11

D 25

4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五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高橋藏書

衛靈公第十五

正義曰此篇記孔子先禮後兵去亂就治并明忠信仁知勸學為那

無所毀譽必察好惡志士君子之道事君相師之儀皆有恥且格之事故次前篇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子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對曰：

「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孔曰：俎豆，禮器。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

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以教末事。疏：衛靈至學也。正義曰：此章記孔

論語

卷十五

衛靈公



010190550325

48-12421

子先禮後兵之事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者，問軍陳  
 行列之法於孔子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  
 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者，俎豆，禮器，萬二千五百人  
 為軍，五百人為旅。孔子之意，治國以禮義為本，軍旅  
 為末。本末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今靈公但問軍陳，故  
 對曰：「俎豆行禮之事，則嘗聞之。軍旅用兵之事，未之  
 學也。」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  
 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  
 也。」其意亦與此同。軍旅用兵，亦治國之具也。彼以文  
 子非禮欲國內用兵，此以靈公空問軍陳，故並不答。  
 非輕甲兵也。○俎豆，禮器。正義曰：案明堂位云：「俎有  
 虞氏以梡，夏后氏以歲，殷以楨，周以房。俎，鄭註云：「梡，  
 斷木為四足而已。歲之言燧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  
 周禮謂之距，楨之言柎，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  
 距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又曰：  
 「夏后氏以楨豆，殷玉豆，周獻豆。」鄭註云：「楨，無異物之  
 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為禿，楨，其委曲制度備  
 在禮圖。」○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正

義曰：皆司馬序官文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

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子路愠，見曰：「君子

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濫，溢也。

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濫為非。○明

至濫矣。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厄於陳也。明日遂行者，

既答靈公之明日也。遂去衛國而之於他邦也。在陳

絕糧，從者病，莫能興者，從者弟子也。興起也。孔子適

在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絕糧食。弟子從者困病，莫

能興起也。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者，愠，怒也。子

路以為君子學則祿在其中，不當有窮困，今乃窮困。

論語

卷之

故愠怒而見問於夫子曰君子亦豈如常人有窮困邪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者濫溢也言君子固亦有窮困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子曰至貫之正義曰云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者皆以孔子世家文而知也如之皆訓往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子曰然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子曰然子曰

一以貫之子曰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

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以知之

子曰至貫之正義曰此章言善道有統也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者孔子問于貢文

意以我為多其學問記識之者與與語辭對曰然者

子貢意以為然是夫子多學而識之也非與者子貢

又言今乃非多學而識之者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者孔子答言已之善道非多學而識之也我但用一理以通貫之以其善有元事有會知其元則眾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子曰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義曰周易下繫辭文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子曰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

謂之少於知德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正義曰此一章言子路鮮於知德鮮少也由子

路名言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子曰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子曰無為而

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正義曰此一章美帝舜也帝王之道貴在無為清靜而民化之然後之

言言正  
王者以罕能及故孔子曰無為而天下治者其舜也  
與所以無為者以其任官得人夫舜何必有為哉但  
恭敬已身正南面嚮明而已  
為而治正義曰察舜典命禹宅百揆棄后稷契作司  
徒皋陶作士垂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夔典樂  
教胄子龍作納言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皆得  
其人故舜無  
為而治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

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曰萬二千五百

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

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

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

在輿則若倚車軛子張書諸紳孔曰紳大帶

至諸紳正義曰此一章言可常行之行也子張問行  
者問於夫子何如則可常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  
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者孔子答言必當言盡忠誠不欺於物行唯敦厚而  
常謹敬則雖蠻貊遠國其道行矣反此雖州里近處  
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  
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者與是車與也衡軛也言  
常思念忠信篤敬立則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  
倚車軛夫能如是而後可行子張書諸紳者紳大帶  
也子張以孔子之言書之紳帶意其佩服無忽忘也  
鄭曰至為里正義曰周禮大司徒職云五家為比  
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是二千五  
百家為州也今云萬二千五百家為州誤也云五家  
為鄰五鄰為里遂人職文也紳大帶正義曰以帶  
束腰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  
是一名大帶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

帶不朱裏而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  
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  
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  
二焉紳鞞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  
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  
帶有率無箴功此紳帶之制也

子曰直哉史魚子曰衛大夫史鱣邦有道如矢邦無

道如矢子曰邦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君子哉

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子曰

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子曰至懷之

美衛大夫史鱣蘧瑗之行也直哉史魚者美史魚之  
行正直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者此其直之行  
也矢箭也史鱣之德其性惟直國之有道無道行直  
如箭言不隨世變曲也君子哉蘧伯玉者美伯玉有

君子之德也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此其君子之行也國若有道則肆其聰明而在仕也  
國若無道則韜光晦迹不與政故亦常  
柔順不忤逆於人是以謂之君子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

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

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正義曰此章戒其知  
人也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而不與言是  
失於彼人也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可與言而  
言則失於已言也惟知者明於事二者俱不失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子曰

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  
也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  
正義曰此章言志善之士仁愛之人無求生而

害仁若身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有殺其身以成其仁者也若伯夷叔齊及比干是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

仁者子貢欲為仁未知其法故問之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者將答問仁先為設譬也若百工欲

善其所為之事當先修利所用之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答譬也言工以利器

為用人以賢友為助大夫尊故言事士卑故言友大夫言賢士言仁互文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

時之始取其易知乘殷之轅

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服周之冕

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樂則韶舞

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放鄭聲遠佞人鄭聲

淫佞人殆

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

此章言治國之法也顏淵問為邦者為猶之治問治

國之禮法於孔子也子曰行夏之時者此下孔子答

以為邦所行用之禮樂車服也夏之時謂以建寅之

月為正也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

故使行之乘殷之轅者殷車曰大輅謂木輅也取其

儉素故使乘之服周之冕者冕禮冠也周之禮文而

備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故使服之樂則韶舞者

韶舜樂名也以其盡善盡美故使取之放鄭聲遠佞

人鄭聲淫佞人殆者又當放棄鄭衛之聲遠離辨佞  
之人以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然  
而使人淫亂危殆故使放遠之禮記馬曰至儉也正義  
曰云殷車曰大輅者明堂位曰大輅殷輅也鄭註云  
大輅木輅也漢祭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者是  
也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  
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爲名周禮巾車掌  
王車曰路鄭玄云王在焉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  
王在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爲路云左傳曰大輅越  
席昭其儉也者桓二年文也越席結蒲爲席置於路  
中以茵藉示其儉也服虔云大路木路引之者以證  
殷路一名大路也杜元凱以大路爲玉路今所不取  
禮記包曰至視聽正義曰云冕禮冠周之禮文備者冠  
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云冕禮冠也世  
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  
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止言  
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子罕篇云麻冕禮也蓋以  
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

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  
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  
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宮儀云廣七寸長八  
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  
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  
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  
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  
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  
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  
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玄  
註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纁前後十二旒旒有五  
采玉十有二鷩冕前後九旒纁冕前後七旒希冕前  
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  
冕三采纁前後九旒旒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  
纁前後七旒旒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纁前後  
五旒旒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纁二采玉焉  
蓋以纁采玉其旒又玉名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  
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

論吾流  
卷之五十七  
及古



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  
貴者下賤也云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者黻纁黃  
縣也案今禮圖袞冕以下皆有充耳天子以黻纁諸  
侯以青纁以其冕旒垂目黻纁塞耳欲使無為清靜  
以化其民故不任視聽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

之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正義曰此章戒人備

曰此周易既濟象辭也王弼云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已矣乎

如好色者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好色而不好德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疏**子曰子曰柳下惠展禽也知賢而不舉是為竊位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正義曰此章勉人舉賢也竊盜也魯大夫臧文仲知賢不舉偷安於位故曰竊位以其知柳下惠之賢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柳下惠展禽也正義曰案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惠是其所食之邑名諡曰惠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諡之妻曰夫子之諡宜為惠乎門人從以為諡莊子云柳下季者季是五十字禽是二十字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子曰責已厚責

人薄所以遠怨咎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

躬身也言凡事自責厚薄

子曰不曰如之何子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

論語疏 卷之五 八

是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

之何也已矣正義曰此章戒人豫防禍難也如奈也

不曰如之何猶言不曰奈是何末無也若曰奈是何

者則是禍難已成不可救藥吾亦無奈之何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鄭曰小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無成

好行小慧難矣哉正義曰此章貴義小慧謂小小才

知言人羣朋共居終竟一日所言不及義事但好行

小小才知以陵誇於人難有所成矣哉言終無成也

既校高麗本無此注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

子哉

鄭曰義以為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行也義以為質謂操

執以行者當以義為體質文之以禮然後行之孫順

其言語以出之守信以成之能此四者可謂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包曰君子

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已

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正義曰此章戒人脩己也

病猶患也言君子之人但患己無聖人之道不患人

之不知已也

既校高麗本無此注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猶病也

世而名不稱焉正義曰此章勸人脩德也疾

猶病也言君子病其終世而善名不稱也

論語

卷之五 九 及古閣

阮校  
皇本高麗本  
無此註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責於已小人責於人也求責也諸於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

包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子曰君子曰君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

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取其善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與知故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也

阮校  
皇本高麗本  
無此註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言已之所惡勿加施於人

子貢至於人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恕已不及物也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問於孔子

求脩身之要道也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孔子答言唯仁恕之一言可終身行之也已之所惡勿欲施於人即是恕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斯民也三代

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

子曰至行也正義曰此章論正直之道也

阮校  
高麗本無此註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者毀謂譖害譽謂稱揚言我之於人於誰毀於誰譽無私毀譽也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者言所稱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者斯此也三代夏殷周也言如此用民無所阿私夏殷周三代之令王所以得稱直道而行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

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包曰

包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

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子曰

夫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多穿鑿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者史是掌書之官也文字也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能者不敢穿鑿孔子言我尚及見此古史闕疑之文有馬者借人乘之者此舉喻也

喻已有馬不能調良當借人乘習之也今亡矣夫者亡無也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闕疑至今則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子曰

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子曰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

戒人慎口忍事也有言者不必有德故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山藪藏疾國君舍垢故小事不忍則亂大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子曰

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子曰

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正義曰此章論知人之事也夫知人未易設有一人為衆所惡不可即從雷同而惡之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必察焉又設有一人為衆所好亦不可即從衆而好之或此人行惡衆乃阿

既校  
皇本詳首無  
吾二字

黨比周故不可不察。王曰或眾阿黨比周。正義曰此解眾好之也。謂眾多惡人私相阿曲。朋黨比近。周密也。文十八年左傳言渾敦之惡云頑嚚不友。是與比周杜註云比近也。周密也。言比是相近也。周是親密也。唯是親愛之義。非為善惡之名。為政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孔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以君子小人相比。對故觀文為說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

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正義曰此章論道也。弘大也。道者通物之名。虛無妙用不可須臾離。但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人才大者道隨之。大也。故曰人能弘道。百姓則日用而不知。是人才小者道亦隨小。而道不能大。其人也。故曰非道弘人。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正義曰此章戒人改過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正義曰此章亦勸人

學也。人非道不立。故必先謀於道。道高則祿來。故不暇謀於食。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則無知。歲有凶荒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是以君子但憂道德不成不憂貧乏也。然耕也未必皆餓。學也未

論語

卷之五十二

及古

必皆得祿大判  
而言故云耳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包曰知能

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

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包曰不嚴以臨之則

民不敬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

以禮未善也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也子曰至善

此章論居官臨民之法也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雖得之必失之者得位由知守位在仁若人知能及  
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祿位必將失之知及之仁  
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者莊嚴也涖臨也言  
雖知及其官仁能守位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  
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阮校  
皇本高麗本  
無王曰二字

若言動必以禮然後善李充云夫知及以得其失也  
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涖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  
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  
而不寬以禮御華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  
禮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  
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也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小了知而可大

受小人之道淺近可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子曰

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道德深淺不同之事也言  
君子之道深遠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故不可小了知  
也使人饜飶而已是可大受也小人之道淺近易為  
窮竭故不可大受而可小了知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馬曰水火及仁皆民所

仰而生者仁最為甚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

仁而死者也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

人子曰至者也正義曰此章勸人行仁道也子曰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者言水火飲食所由仁

者善行之長皆民所仰而生者也若較其三者所用

則仁最為甚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

死者也者此明仁甚於水火之事也蹈猶履也水火

雖所以養人若履踐之或時殺人若履行仁道未嘗

殺人也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

者未嘗見蹈仁者也雖與馬意不同亦得為一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

言行仁急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正義曰此章言行

仁之急也弟子之法為事雖當讓於師

若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孔曰貞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

其道耳言不必小信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正義曰

正也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案昭

七年左傳云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曰若

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

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

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

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

論語

卷之五十四

及古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孔曰先盡力而後食祿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正義曰此章言其為臣事君之法也言當先盡力敬共職事必有勲績而後食祿也

子曰有教無類

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

有教無類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法也類謂種類言人所在見教無有貴賤種類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正義曰此章言人之為事必須先

謀若道同者共謀則情審不誤若道不同而相為謀則事不成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

不煩文豔之辭子曰辭達而已矣正義曰此章明言語之法也凡事莫過於實辭達

既校高麗本無孔白字

則足矣不須文豔也

師冕見

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

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孔曰歷

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

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馬曰相導也

見至道也正義曰此章論相師之禮也師冕見者師樂人盲者名冕見謂來見孔子也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者師冕及階及席孔子並告之使師冕知而升階登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者孔子見瞽者必起弟子亦起冕既登席而坐孔子及弟子亦皆坐孔子歷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告師冕使知也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者道謂禮也子張見孔子歷告之未嘗知此禮既師冕出去而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六  
問孔子曰此是與師言之禮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者相猶導也孔子然荅子張言此固是相導樂師之禮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六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季氏第十六

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政在大夫以教人舉詩禮以訓子明君子之行正夫人之名以前篇首章記衛君靈公失禮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

顓臾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

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

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國  
孔曰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故孔子獨疑  
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國孔曰使主  
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國孔曰魯七百里之封顓  
臾為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國孔  
曰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為冉有曰夫子欲  
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國孔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  
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國馬曰周任古  
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

當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國包曰  
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且爾  
言過矣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國  
馬曰柙檻也櫝匱也夫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冉  
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國馬曰固謂城郭完堅  
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  
曰求君子疾夫國孔曰疾如女之言舍曰欲之而必  
為之辭國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  
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國孔曰國

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  
 均平不患貧而患不安。[註]孔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  
 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註]包曰政教均平  
 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  
 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  
 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註]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  
 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註]孔曰干  
 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

內也。[註]鄭曰蕭之言肅也墻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  
 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墻後季氏家臣陽虎

果凶季桓子。[註]季氏至內也正義曰此章論魯卿季  
 者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  
 於魯而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也再有季路見  
 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者冉有季路為季氏  
 臣來告孔子言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也孔子  
 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者無乃乃也爾女也雖二子同  
 來告以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故孔子獨  
 疑求教之言將伐顓臾乃女是罪過與與疑辭也夫  
 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者言昔者先王始封顓  
 臾為附庸之君使主祭蒙山蒙山在東故曰東蒙且  
 在邦域之中矣者魯之封域方七百里顓臾為附庸  
 在其域中也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者言顓臾已  
 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伐滅之為冉有曰夫子欲之

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者。夫子謂季氏也。冉有歸其咎。惡於季氏也。故言季氏欲伐我。二人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古之良史也。夫子見冉有歸咎於季氏。故呼其名。引周任之言。以責之。言為人臣者。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就其列位。不能則當自退止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者。相謂輔相焉。何也。言輔相人者。當持其主之傾危。扶其主之顛蹙。若其不能。何用彼相焉。且爾言過矣。者。爾汝也。汝為季氏輔相。而歸咎於季氏。自是汝之言罪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櫝中是誰之過。與者。此又為輔相之人作譬也。柙。檻也。櫝。置也。虎兕皆猛獸。故設檻以制之。龜玉皆大寶。故設置以藏之。若虎兕失出於櫝。龜玉損毀於置中。是誰之過。與言是典守者之過也。以喻主若有所闕。是輔相者之過也。冉有曰。今夫顯與固而延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者。此冉有乃自言欲伐顯與之意也。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言今夫顯與城郭甲兵堅固。而又近於費邑。若今不伐而取之。

後世必為季氏子孫之憂也。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者。如子見冉有言將伐顯與之意。故又呼冉有之名。而責之。如汝之言。君子所憎疾。夫以舍其貪利之說。而更飾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夫也。正治之法。以示非臆說。云。丘也聞國諸侯家。謂卿大夫。言為諸侯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但患政理之不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者。言不憂國家貧。但憂不能安民耳。安則國富也。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孔子既舉其所聞。更為言其理。蓋言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如。上所聞。此。應云。均無寡。安無貧。而此。乃云。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欲見政教均平。又須上下和睦。然後國富民多。而社稷不傾危也。故衍其文耳。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者。言夫政教能均平。和安如此。故遠方之人。有不服者。則當修文德。使遠人慕其德化而來。遠人既來。當以恩惠安存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者。謂冉

論語疏 卷之二十六 四 及古

有季路輔相季氏也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者謂不  
修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者民有異心曰  
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言國內之民又不能  
以恩惠安撫致有異心不可會聚莫能固守也而謀  
動干戈於邦內者謂將伐顓臾也吾恐季孫之憂不  
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蕭牆謂屏也蕭之言蕭也  
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蕭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孔  
子聖人有先見之明見季氏家臣擅命必知將為季  
氏之禍因冉有言顓臾後世必為子孫憂故言吾恐  
季孫之憂不遠在顓臾而近在蕭牆之內後季氏家  
臣陽虎果囚季桓子臣曰至孔子正義曰云顓臾  
伏義之後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註云太皞  
句緜與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註云太皞  
伏義四國伏義之後故主其祀顓臾在泰山南武陽  
縣東北是也云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者王制云  
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  
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註云不合謂不  
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

以其名通也言此顓臾始封為附庸之君以國事附  
於魯耳猶不為魯臣故曰魯之附庸春秋之世強陵  
弱眾暴寡故當此季氏之時而顓臾已屬魯為臣故  
曰當時臣屬魯也臣曰使主祭泰山正義曰禹貢徐州  
云蒙羽其藝地理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  
祠顓臾國在蒙山下臣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為附  
庸在其域中正義曰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  
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  
乘鄭註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  
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  
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言其顓臾為附庸在此七百  
里封域之中也臣曰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周大夫也  
與史侯臧文仲並古人立言之賢者也臣曰馬曰至過  
邪正義曰云柳檻也者說文云柳檻也檻權也一曰  
圈以藏虎兇爾雅云兇野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  
斤說文云兇如野牛青色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  
曰兇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是也  
云積匱也者亦說文云也臣曰孔曰干楯也戈戟也正

義曰：干一名楯，今謂之旁牌。方言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為一也。施紛以持之，孔註尚書費誓云：施乃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且以為飾也。干，扞也。竝之以扞敵，故牧誓云：比爾干也。戈者，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其刃，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玄註云：戈，今句矛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子。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子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

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子曰：無所非議。

孔子至不議，正義曰：此一章論天及言衰失之世數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作禮樂，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是天下有道之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者，謂天子微弱，諸侯上僭，自作禮樂，專行征伐也。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者希少也言政出諸侯不過十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也若魯昭公出奔齊是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者言政在大夫不過五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矣若魯大夫季桓子為陽虎所囚是也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者陪重也謂家臣也大夫已為臣故謂家臣為陪臣言陪臣擅權執國之政令不過三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矣若陽虎三世而出奔齊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元為政命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議謂謗訕言天下有道則上酌民言以為政教所行皆是則庶人無有非毀謗議也

**圖**孔曰至侯矣正義曰云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者案周本紀云幽王三年嬖褒姒生伯服幽王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以其子伯服為太子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緄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言於王曰我聞之東遷晉鄭焉依周本紀又云於是

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曰是為平王也云周始微弱者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其詩謂之王國風是周始微弱也云諸侯自作禮樂者謂僭為天子之禮樂若魯昭公之比也案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是也云專征伐者謂不由王命專擅行其征伐春秋之時諸侯皆是也云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者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王室微弱政在諸侯始於隱公隱公卒弟桓公允立卒子莊公同立卒子閔公開立卒兄僖公申立卒子文公興立卒子宣公倭立卒子成公黑肱立卒子襄公午立卒子昭公孺立是為十世也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公孫於齊三十一年卒於乾侯是也

**圖**孔曰至所囚正義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者謂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

阮校  
皇本高麗本並  
作鄭元曰

為五世也。云為家臣陽虎所囚者，定五年左傳云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是也。陽虎至奔齊，正義曰魯伐陽虎，陽虎出奔齊在定九年。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

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政逮於

之子孫微矣。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故夫三桓

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孔子至微矣，正義曰：此章言魯公室微弱，政在大夫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者，謂

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始於宣公。言此之時，在魯定公之初，故為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者，逮及也。言君之政令及於大夫，至今四世矣。謂季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者，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矣。不失故夫三桓子孫至哀公時皆衰微也。鄭曰：至世矣，正義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者，文十八年左傳云：文公子如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是也。公羊傳作子赤，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襄仲云。至定公為五世矣者，謂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也。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正義曰：此據左傳及世家文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

論語流

卷之六

及古聞



便辟。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

馬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鄭曰：便辟也，謂佞而

辭。孔子至損矣。正義曰：此章戒人擇友也。益者三

也。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者直謂正直，諒謂誠信，多

聞謂博學。以此三種之人為友，則有益於已也。友便

佞者，善柔友便佞損矣。者便佞，巧辟人之所忌，以求

容媚者也。善柔謂而柔和顏說色以誘人者也。便佞

也，謂佞而復辯，以此三種之人為友，則有益於已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動得禮樂之

節，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並矣。樂驕樂，孔子曰：恃尊

貴以自恣，樂佚遊。王曰：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

矣。孔子曰：宴樂沈荒淫瀆，三者自損之道。孔子至

義曰：此章言人心樂好損益之事，各有三種也。樂節

禮樂者，謂凡所動作皆得禮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

者，謂好稱人之美也。樂多賢友者，謂好多得賢人以

為朋友也。言好此三者於身有益也。樂驕樂者，謂恃

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者，謂好出入不節也。樂宴樂

者，謂好沈荒淫瀆也。言好此三者，自損之道也。沈

荒淫瀆，正義曰：云沈者，書微子云：沈酗於酒，言人以

酒亂若沈沒於水，故以耽酒為沈也。荒者，廢也。謂有

所好樂而廢所掌之職事也。書云：酒荒於厥邑，內作

色荒，外作禽荒，皆是淫訓過也。言耽酒為過，差也。瀆

者，媒慢也。言無復禮節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孔子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

言謂之躁。鄭曰：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子曰**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周**曰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

**子曰**至之瞽正義曰此章戒卑侍於尊審慎言語

之法也侍於君子有三愆者愆過也言卑侍於尊

有三種過失之事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者謂君子

言事未及於已而輒先言是謂躁動不安靜也言及

之而不言謂之隱者謂君子言論及已已應言而不

言是謂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者

瞽謂無目之人也言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若無目人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

**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子曰得貪得

孔子至在得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人自少及老有三種

戒慎之事也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者少謂人

年二十九以下血氣猶弱筋骨未定貪色則自損故

戒之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者壯謂氣力方

當剛強喜於爭鬪故戒之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者老謂五十以上得謂貪得血氣既衰多好聚斂故戒之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畏大人**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畏聖人之言**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

**畏也**恢疏故不知畏狎大人直而不肆故狎之

**侮聖人之言**不可小知故侮之

子小人敬慢不同也君子有三畏者心服曰畏言君

子心所畏服有三種之事也畏天命者謂作善降之

命吉充

論語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順言逆凶天之命也故君子  
 畏之畏大人者大人即聖人也與天地合其德故君  
 子畏之畏聖人之言者聖人之言深遠不可易知則  
 故君子畏之也小人不信天命而不畏也者言小人  
 與君子相反天道恢疏故小人不信也狎大人者  
 狎謂慣忽聖人直而不肆故小人不信也狎大人者  
 者侮謂輕慢聖人之言不可小知故小人輕慢之而  
 不行也○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正義曰虞書大禹謨  
 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孔安國云順道吉從逆凶  
 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道即天命  
 也天命無不報故可畏之○大人即聖人也乾卦文言云  
 其德正義曰易云利見大人即聖人也乾卦文言云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莊氏云謂覆載也與日月  
 合其明謂照臨也與四時合其序若賞以春夏刑以  
 秋冬之類也與鬼神合其吉凶若福善禍淫也此獨  
 舉天地合其德者舉一隅也○恢疏故不知畏正義  
 曰案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言天之網羅  
 恢恢疎遠刑淫賞善不失毫分也○直而不肆故狎

之正義曰肆謂放肆言大人賈  
 直而不放肆故小人輕狎之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困謂有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為

下矣○孔子至下矣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生而知

言由學而知道次於聖人謂賢人也困而學之又其  
 次也者人本不好學因其行事有所困植不通發憤  
 而學之者復次於賢人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者  
 謂知困而不能學此為下愚之民也○孔曰困謂有  
 所不通正義曰言於事不能通達者也左傳昭七年  
 公如楚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  
 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  
 乃講學之是其困而學之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

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孔子至思義正義曰

此章言君子有九種之事當用心思慮使合禮義也  
視思明者目觀為視見微為明言君子觀視當思見  
微若離婁也聽思聰者耳聞為聽聽遠為聰言君子  
耳聽當思聞遠若師曠也色思溫者顏色不可嚴猛  
當思溫和也貌思恭者體貌接物不可驕亢當思恭  
遜也言思忠者凡所言論不可隱欺當思盡其忠也  
也事思敬者凡人執事多惰怠君子當思謹敬也疑  
思問者已有疑事不使在躬當思問以辯之也忿思  
難者謂人以非理忤己已必忿怒心雖忿怒不可輕  
易當思其後得無患難乎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  
其親是不思難者也見得思義者言  
若有所得當思義然後取不可苟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孔曰探湯喻去惡疾隱居以求其志行義

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孔子至人也正義曰此章

言善人難得也見善如不及者言為善常汲汲也見不善如探湯者人之探試熱湯其去之必速以喻見惡事去之疾也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者言今人與古人皆有能若此者也隱居以求其志者謂隱遯幽居以求遂其已志也行義以達其道者謂好行義事以達其仁道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者言但聞其語說古有此行之人也今則無有故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孔曰千駟

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馬曰首陽山在

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民到于今稱之其

斯之謂與王曰此所謂以德為稱與正義曰此

章貴德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者景公齊君景諡也馬四匹為駟千駟四千匹也言  
 齊君景公雖富有千駟及其死也無德可稱伯夷叔  
 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者夷  
 齊孤竹君之二子讓位適周遇武王伐紂諫之不入  
 及武王既誅紂義不食周粟故于河東郡蒲坂縣首  
 陽山下采薇而食終餓死雖然寤餓民到于今  
 稱之以為古之賢人其此所謂以德為稱者與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嘗獨立

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

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

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陳亢退而喜曰聞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

其子也

陳亢至子也正義曰此章勉人為詩為禮  
 也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者伯  
 魚孔子之子鯉也弟子陳亢以為伯魚是孔子之子  
 所聞當有異於餘人故問之對曰未也者答言未  
 異聞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  
 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者伯魚對陳亢言雖未  
 異聞有時夫子曾獨立於堂鯉疾趨而過其中庭夫  
 子謂已曰學詩乎已即對曰未也夫子又言不學詩  
 無以言以古者會同皆賦詩見意若不學之何以  
 言也鯉於是退而遂學通於詩也他日又獨立鯉  
 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  
 退而學禮者謂與曰夫子又嘗獨立而伯魚趨過夫  
 子謂曰學禮乎答言未也夫子又言若不學禮無  
 以立身以禮者恭儉莊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故不學之則無以立其身也鯉於是退而學通於禮  
 聞斯二者蓋言別無異聞但聞此詩禮二者也陳亢  
 退而喜

者既問伯魚退而喜悅也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者亢言始但問異聞是問一也今乃聞詩可以言禮可以立且鯉也過庭方始受訓則知不常嘻嘻褻慢是又聞君子之疏遠其子也故為得三所以喜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

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夫人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

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

其禮也邦君至夫人正義曰此章正夫人之名稱

言與夫齊體上下之通稱故曰邦君之妻也君稱之曰夫人者夫之言扶也能扶成人君之德也邦君自

稱其妻則曰夫人也夫人自稱曰小童者自稱謙言已小弱之童稚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者謂國中之臣民言則繫君而稱之言是君之夫人故曰君夫人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者諸於也謂巴國臣民稱已君之夫人於他國之人則曰寡小君對異邦謙也以對異邦稱君曰寡君謙言寡德之君夫人對君為小故曰寡小君也與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者謂稱他國君妻亦曰君夫人也以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七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陽貨第十七

正義曰此篇論陪臣專恣因明性習知愚禮樂本末六蔽之惡二南之美君子小人為行各異今之與古其疾不同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相次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往歸孔子豚

孔曰欲使往謝故遣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

諸塗國孔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謂孔子曰來予

與爾言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國馬

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

邦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國孔曰言

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為有知日月

逝矣歲不我與國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孔子

曰諾吾將仕矣國孔曰以順辭免國陽貨至仕矣正

臣專恣孔子遜辭遠害之事也陽貨欲見孔子者陽貨陽虎也蓋名虎字貨為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孔子不見者疾其家臣專政故不與相見歸孔子勝者婦遺也豚豕之小者陽貨

欲使孔子往謝因得從容見之故遺孔子豚也孔子

時其亡而往拜之者謂伺虎不在家時而往謝之也

遇諸塗者塗道也孔子既至貨家而反於道路與相

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者貨呼孔子使來就己

言我與汝有所言也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者此陽貨謂孔子之言也實以喻道德言孔子不仕

是懷藏其道德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使迷亂其

國也仕者當拯溺與衰使功被當世今汝乃懷寶迷

邦可以謂之仁乎曰不可者此孔子遜辭言如此者

不可謂之仁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者此亦

陽貨謂孔子辭亟數也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

遇失時可謂有知者乎不得為有知也曰不可者此

亦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知也日月逝矣歲

不我與者此陽貨勸孔子求仕之辭逝往也言孔子

年老歲月已往不復留待我也當急求仕孔子曰諾

我將來仕以順辭免去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孔曰君子慎所習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孔曰上知不可使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當慎其所習也性謂人所稟受以生而靜者也未為外物所感則人皆相似是近也既為外物所感則習以性成若習於善則為君子若習於惡則為小人是相遠也故君子慎所習然此乃是中人耳其性可上可下故遇善則升逢惡則墜也孔子又嘗曰唯上知聖人不可移之使為惡下愚之夫不可移之使強賢此則非中人之性習相近遠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孔曰子游為武城宰夫子莞爾而笑

曰割雞焉用牛刀

孔曰言

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孔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子曰二三子

孔曰

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孔曰戲以治小

而用大道

子之至之耳正義曰此章論治民之道也子之至之耳正義曰此章論治民之道也

城魯邑名時子游為武城宰意欲以禮樂化導於民故弦歌孔子因適武城而聞其聲也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者莞爾小笑貌言雞乃小牲割之當用小刀何用解牛之大刀以喻治小何須用大道今子游治小用大故笑之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言以對之道謂禮樂也禮節人心樂和人聲言若在

位君子學禮樂則愛養下人也若在下小人學禮樂則人和而易使也子曰二三子者呼其弟子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者孔子語其從者言于游之說是我前言戲之以治小而用大道其實用大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孔曰弗擾為季氏宰與

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

必公山氏之適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

者吾其為東周乎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至周乎正義曰此章論孔子欲不避亂而與周道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者弗擾即左傳公山不

狃也字子茂為季氏費邑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據邑以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者上下二之俱訓為適未無也已止也子路以為君子當去亂就治今孔子乃欲就亂故不喜說且曰無可適也則止之何必公山氏之適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者孔子答其欲往之意也徒空也言夫人召我者豈空然哉必將用我道也如有用我道者我則與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為周乎吾是以不擇地而欲往也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正義曰案定五年左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與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蔡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是其事也至八年又與陽虎謀殺桓子陽虎敗而出至十三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國人敗

諸姑蔑二  
子奔齊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

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孔曰：不見侮。慢，寬

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孔曰：應事疾則多

成功，惠則足以使人。疏：子張至使人正義曰：此章明

何如斯可謂之仁也。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者，言為仁之道有五也。請問之者，子張復請問五者之名也。恭則不侮者，此下孔子又歷說五者之事也。言已若恭以接人人亦恭以待已，故不見侮。慢，寬則得衆者，言行能寬簡則為衆所歸也。信則人任焉者，言而有信則人所委任也。敏則有功者，敏疾也。應事敏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者，有恩惠則人忘

其勞也

佛肸召，子欲往。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

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

入也。孔曰：不入其國。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

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

乎？涅而不緇。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言至堅者

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

濁亂，濁亂不能汚，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疏

匏，瓠也。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

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此章亦言孔子欲不擇地而居也佛胥召子欲往者

佛胥為晉大夫趙簡子之中牟邑宰以中牟畔來召

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

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者言君子不入

不善之國也佛胥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者言

今佛胥以中牟畔則是身為不善而子欲往如何者言

何子曰然有是言也者孔子答云雖有此不入不善

之言也子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者

孔子之意雖言不入不善緣君子見幾而作亦有可

入之理故謂之作譬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早

緇黑色也人豈不曰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

之於涅而不黑以喻君子雖居濁亂濁亂不能汚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者孔子又為言其欲

往之意也匏瓠也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

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江熙

云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胥乎欲往之意以示無係以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六言六蔽者謂下六

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路起對故使還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孔子曰蕩無所適守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父子不知相為隱之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

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孔子曰狂

觀門人之意如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不說升堂而不入室安得聖人之趣

妄抵觸人。子曰至也狂。正義曰：此章勸學也。子曰：不自見其過也。孔子呼子路而問之曰：女嘗聞六言不學而皆蔽塞者乎？對曰：未也。君子問路對言，未嘗聞也。居吾語女者，居猶坐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吾將語女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知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其蔽也妄  
抵觸人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曰：小子門人也。詩可以興。

**興** 孔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鄭曰：觀風俗之盛衰。

可以羣。孔曰：羣居相切磋。可以怨。孔曰：怨刺上

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曰：邇近也。多識於鳥獸

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

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馬曰：周南召

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

端，故人而不為，如向牆而立。子曰：小子何莫至牆

此章勸人學詩也。子曰：小人何莫學夫詩者？小子門人也，莫不也。孔子呼門人曰：何不學夫詩也？詩可以興者，又為說其學詩有益之理也。若能學詩，詩可以令人能引譬連類，以為比興也。可以觀者，詩有諸國之風，俗盛衰可以觀，覽知之也。可以怨者，詩有如切如磋，可以羣居相切磋也。可以怨者，詩有君政不善，則風刺之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邇也，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是有近之事，父之道也。又有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之事，君之道也。言事父與君，皆有其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言詩人多記鳥獸草木之名也。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為猶學也。孔子謂其子伯魚曰：女學周南召南之詩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者，又為說宜學周南召南之意也。牆面向牆也。周南召南，國風之始。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若學之，則可以觀興人而不為則如面，正向牆而立，無所觀見也。周南召南，全而立。

正義曰：云周南召南，國風之始者。詩序云：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謂之正風。為十五國風之始也。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者，亦詩關雎序文也。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化，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也。云三綱之首，王化之端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二南之詩，首論夫婦，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致嘉瑞，故為三綱之首，王教之端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鄭曰：玉圭璋之屬，帛束。

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

上治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曰樂之所貴者

移風易俗非謂鐘鼓而已子曰至乎哉正義曰此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

皆行禮之物也言禮之所云豈在此玉帛云乎者哉

言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在於安上治民樂云

子曰色厲而內荏子曰色厲而內

佞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子曰色厲而內

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竊子曰色厲而內

猶穿窬之盜也與正義曰此章疾時人體與情反也

厲矜莊也荏柔佞也穿穿壁窬窬竊也言外自矜厲

而內柔佞為人如此譬之猶小人人外雖

持正內常有穿壁窬竊竊盜之心也與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

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

以賊德也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何晏云一

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

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子曰道聽而塗說

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

而說之疾時人不習而傳之也塗亦道也言聞之必多謬妄為有德者所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孔曰言不可與事君其

未得之也患得之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楚俗言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曰無所

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為子曰鄙夫至矣正

行也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者言凡鄙夫不

可與之事君也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者此下明鄙夫

未得事君也時常患已不能得事君也既得之患失

之者言不能任直守道常憂患失其祿位也苟患失

之無所不至矣者苟誠也若誠憂失之則用心顧惜

竊位偷安言其邪媚無所不為也以此故不可與事君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包曰言古者

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包曰肆極意敢言今

之狂也蕩孔曰蕩無所據古之矜也廉

廉隅今之矜也忿戾孔曰惡理多怒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子曰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論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者亡無也言古者

淳朴之時民之行有三疾今也澆薄或是亦無也言

古者民疾與今時異古之狂也肆者此下歷言三疾

也肆謂極意敢言多抵觸人也今之狂也蕩者謂無

所依據太放浪也古之矜也廉者謂有廉隅自檢束



此節經注  
皇本高麗本無

之愚也直者謂心直而無邪曲今之愚也詐而已矣者謂多行欺詐自利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正義曰此章與學而篇同弟子各記所聞故重出之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曰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

子曰至家者正義曰此章記孔子惡邪奪正也惡紫

之奪朱也者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

正色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者鄭聲淫聲之哀者惡其淫聲亂正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之人多

言少實苟能悅媚時君傾覆國家也

正義曰云朱正色紫間色者皇氏云謂青赤黃白黑

五方正色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駟黃色是也

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為木木色青木克土土

色黃並以所克為間故綠色青黃也朱是南方正紅

是南方間南為火火色赤火克金金色白故紅色赤

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為金金色白金克

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方水

水色黑水克火火色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

駟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色黃土克水水色黑故駟

黃色黃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曰子欲無言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之為益少故欲無言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天何言哉

子曰至言哉正義曰此章戒人慎言也子曰子欲無言者君子訥於

言也

論語

言而敏於行以言之為益少故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者小子弟子也子貢聞孔子不欲言故告曰夫子若不言則弟子等何所傳述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者此孔子舉天亦不言而令行以為譬也天何嘗有言語哉而四時之令遞行焉百物皆依時而生焉天何嘗有言語教命哉以喻人若無言但有其行不亦可乎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為其將命者不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

**疏** 孺悲至聞之正義曰此章蓋言孔子疾惡也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者孺悲魯人也來欲見孔子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也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者將猶奉也奉命者主人傳辭出入人

也初將命者來入戶言孺悲求見夫子辭之以疾又為將命者不已故取瑟而歌令將命者聞之而悟已無疾但不欲見之所以令孺悲思之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

期可已矣

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於

親，故再言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曰：子生於三歲為

父母所懷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孔曰：自

天子達於庶人，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孔

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

年之愛乎。宰我至母乎。正義曰：此章論三年喪禮

服為至親者三年。宰我嫌其三年太遠，故問於夫子。

曰：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此宰我又說喪不可三年之

義也。言禮檢人迹，樂和人心。君子不可斯須去身，惟

在喪則皆不為也。不為既久，故曰：三年之喪，

既沒新穀，既升鑽燧吹火，期可已矣。若夫三年

期之喪，一期為足之意也。夫人之變遷，水火謂之

鑽燧者，又已改變出火之木。天道萬物，既已改

人情亦宜從舊。故喪禮但一期而除，亦可已矣。子

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若孔子見宰我言至親

喪，欲以期斷，故問之言禮為父母之喪，既殯，食粥

倚廬，斬衰三年，期而小祥，食菜果，居聖室，練冠

要經，不除。今女既期之後，食稻衣錦，於女之心，得

否乎。曰：安者，宰我言既期除喪，即食稻衣錦，其心

也。女安則為之者，孔子言女心安則自為之。夫君子

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

女安則為之者，孔子又為說不可安之禮，旨美也。言

君子之居喪也，疾即飲酒食肉，雖食美味，不以為

論語

卷之十一

汲古閣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者予宰我各宰  
我方當愚執夫子不欲面斥其過故宰我既問而出  
去孔子對二三子言曰夫宰予不仁於父母也凡人  
子生未三歲常為父母所懷抱既三年然後免離父  
母之懷是以聖人制喪禮為父母三年夫三年之喪  
天下之通喪也者通達也謂上自天子下達庶人皆  
為父母三年故曰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  
母乎者為父母愛已故喪三年今予也不欲行三年  
之服是有三年之恩愛於父母乎馬曰至火也正  
義曰云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者周書孔子所刪尚  
書百篇之餘也管大康中得之汲冢有月令篇其辭  
今亡案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  
時疾鄭玄註云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鄴  
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柞柘之  
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其文與此正同釋  
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  
季夏用之柞櫟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  
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記三年問云夫三年

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鄭玄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  
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  
不得不及檀弓曰先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  
至者跛而及之也聖人雖以三年為文其實二十五  
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節也故先子  
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喪服四  
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  
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  
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為制也孔  
曰至愛乎正義曰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小雅蓼  
莪文鄭箋云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  
心無極云子也有三年之愛乎者言宰予不欲服喪  
三年是無三年之愛也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  
不行宰我懼其往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  
假時人之謂啟憤於夫  
子義在屈已以明道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

論語疏 卷之十七 二十四

高麗鹿本無馬曰字 既校

猶賢乎已。馬曰：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至乎

已。止義曰：此章疾人之不學也。子曰：飽食終日無所  
用心難矣哉。言人飽食終日於善道無所用心則  
難以為處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者。賢  
勝也。已止也。博說文作簿。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  
者易曹作簿。圍棊謂之棊。說文作從片。言疎兩手而  
執之。棊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圍  
棋稱弈者。又取其落弈之義也。夫子為其飽食終日  
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之曰：不有博奕之戲者乎。  
若其為之。猶勝乎止也。欲令  
據此為樂。則不生淫欲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

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子路至為盜。正

路也。子路曰：君子尚勇乎者。子路有勇。意謂勇可崇  
尚。故問於夫子曰：君子當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

上者。言君子不尚勇而尚義也。即尚也。君子有勇  
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者。君子指在位  
者。合宜為義。言在位之人有勇而無義。則  
為亂。逆在下。小人有勇而無義。必為盜賊。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包

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包

孔曰：訕。謗毀。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馬曰

窒。窒塞也。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傲以為知者。孔曰

。微抄也。抄。抄人之意。以為已有。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

以為直者。包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子貢至直

者。君子謂夫子也。子貢問夫子之意。亦有憎惡者乎。

子曰有惡者答言有所憎惡也惡稱人之惡者謂好稱說人之惡所以惡之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訕謗毀也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所以惡之也惡勇而無禮者勇而無禮義為亂所以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窒謂窒塞謂好為果敢窒塞人之善道所以惡之也曰賜也亦有惡乎者子貢言賜也亦有所憎惡也惡微以為知者微抄也禮毋勸說若抄人之意以為已有所以惡之惡不孫以為勇者孫順也君子義以為勇若以不順為勇者亦可惡也惡許以為直者許謂攻發人之陰私也人之為直當自直已若攻發他人之直者亦可惡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疏**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正義曰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難畜養所以難養者以其親近之則多不孫順疏遠之則好生怨恨此言女子舉其大率耳若其稟性賢明若

文母之類則非所論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注**鄭曰年在不惑而

為人所惡終無善行 **注**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

已猶為惡行而見憎惡於人者則見其終無善行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八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微子第十八

疏

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禮壞樂崩周流四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四乳生八士之名以前篇言羣小在位則必致仁人失所故以此篇次之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疏

馬曰微箕二國

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

阮校  
皇本上有馬疏  
三字筆解引下  
句作孔曰

論語

卷之十七

湯

言言... 汲古閣

子曰殷有三仁焉。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時稱仁。

以其俱在憂亂寧民。微子至仁焉，正義曰：此章論去之箕子為之奴，比于諫而死者，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于紂之諸父，見紂無道，微子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于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者，愛人謂之仁，三人所行異而同時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馬曰：至見殺，正義曰：云微箕二國名，子爵也者，孔安國云：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去無道，鄭玄以為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為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辟漢景帝名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于紂之諸父者，啓與其弟仲衍皆紂之同母庶兄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

司馬彪註：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之親戚也，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見殺者，尚書微子篇備有去殷之事，本紀云：西伯既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以死爭，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是也。

柳下惠為士師。孔曰：士師典獄之官。三黜，人曰：子未

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孔曰：苟

論語疏 卷之八 八

阮校 案：孟子公孫丑疏 引鄭曰



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至之邦正義曰此一章論柳下惠之行也柳下惠為士師者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者特柳下惠為魯典獄之官任其直道羣邪醜直故一被黜退人曰子未可以去乎者或人謂柳下惠曰吾子數被黜辱未可以去乎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者答或人不去之意也焉何也枉曲也特世皆邪已用直道以事於人則何往而不三黜乎言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若舍其直道而曲以事人則在魯亦不見黜何必去父母所居之國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阮校 筆解此註作曰

孔子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 齊景至子行止子失所也齊景公待孔子者待遇也謂以祿位接遇孔子也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者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若魯季氏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欲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者時景公為臣下所制雖說孔子之道而終不能用故託云聖道難成吾老不能用也孔子行者去齊而歸魯也

論語 卷之八 述而第十 齊景公問政景公說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諫而止之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

論語

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是其事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

朝禮三日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去無道也桓

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

朝禮三日孔子遂行也案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

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

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買男女行者

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

予之以婦齊人聞之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

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蓋致地犁鉏請先嘗沮之沮

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遷齊國中女子好者

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

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

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

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

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

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商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

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

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

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

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孔子曰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孔子曰此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君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

衰往者不可諫孔子曰已往所行不可復諫止來者

猶可追孔子曰自今已來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

論語

卷之八

四

已而今之從政者始而包曰已而已而者言世亂

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孔子下欲與

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包曰下車楚至之

言正義曰此章記接輿伴狂感切孔子也楚狂接輿

歌而過孔子者接輿楚人姓陸各通字接輿也昭王

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伴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時

孔子適楚與接輿相遇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

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始而者此其歌辭

也知孔子有聖德故此孔子於鳳但鳳鳥待聖君乃

見今孔子周行求合諸國而每不合是鳳鳥待聖君也

諫止也言已往所行者不可復諫止也自今已來猶

可追而自止欲勸孔子碎亂隱居也已而已而者言

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殆危也

言今之從政者皆無德自將危亡無日故曰殆而而

皆語辭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者下謂下車孔子感其

言故下車欲與語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者趨謂疾

行也疾行以辟孔子故

孔子不得與之言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鄭曰長

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為耨津濟渡處長沮

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

是也曰是知津矣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

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

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包曰

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

論語疏

卷之六

述而

阮校  
皇本高麗本  
言上有孔安國曰

曰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已之為士則從辟世之法  
而不輟  
告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  
已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

故也  
疏  
長沮至易也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問流為隱者所譏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者長沮桀溺隱者也耜耕器也二耜為耦津濟渡之處也長沮桀溺並二耜而耕孔子道行於旁過之使子路往問濟渡之處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者執輿謂執轡在車也時子路為御既使問津孔子代之而執轡故長沮見而問子路曰夫執轡者為誰人子路曰為孔丘者子路以其師名聞於天下故舉師之姓名以荅長沮也曰是魯孔丘與者長沮舊聞夫子之名見子路之荅又恐非是故復問之曰是魯國之孔丘與與是疑而未定之辭曰是也者子路言是魯孔丘也曰是知津矣者長沮言既是也者子丘是人數問流天下自知津處故乃不告問於桀溺者長沮不告津處故子路復問桀溺桀溺曰子為誰者不識子路故問之曰為仲由者子路稱姓名以荅也曰是魯孔丘之徒與者桀溺舊聞魯孔丘之門徒有仲由又恐非是故復問之曰是與曰然者然猶是也子路言已足魯孔丘之徒也曰滔滔者天下皆是

論語流

卷之六

及古



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子路曰：「不仕無義。」鄭曰：留  
言以語丈人之二子，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  
如之何其廢之？子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  
可廢君臣之義邪？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包曰：倫道  
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己道得  
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此章記隱者與子路  
相讓之語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者，子路  
隨從夫子，行不相及而獨在後，逢老人以杖擔荷竹  
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者，夫子曰：「丈人曰：四  
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者？」丈人責子路云：不勤

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為夫子而來問我求索之邪？  
植其杖而芸者，植倚立也。芸除草也。丈人既責子路，  
至於田中，倚其荷篠之杖而芸其苗。子路拱而立者，  
子路未知所以答，故隨至田中拱手而立也。止子路  
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者，丈人留子路宿，  
殺雞為黍而食之，丈人知子路賢，故又以二子見於  
子路也。明日，子路行以告者，既宿之明日，子路行去，  
遂及夫子，以丈人所言及雞黍見子之事告之也。子  
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夫子言此，丈人  
必賢人之隱者也，使子路反求見之，欲語以已道，子  
路反而至其家，則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無  
義者，丈人既不在，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  
則述之，此下之言皆孔子之意，言父子之道天性也。  
君臣之義也。長幼之節，皆當有之。若其不仕，是無君臣  
之義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  
之者？言女知父子相養，是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反  
可廢君臣之義，而不仕，濁世欲清潔其身，則亂於君  
臣之義，大道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

已知之矣者言君子之仕非苟利祿而已所以行君臣之義亦不必自已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也說文作被芸田器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逸民者

節行超逸也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子曰不降

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鄭曰言其直已之心

不入庸君之朝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

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

慮如此而已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曰放置也

不復言世務身中清廢中權馬曰清純潔也遭世

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可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逸民至

義曰此章論逸民賢者之行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

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者逸民謂民之節行超逸者

也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伯夷叔齊與者此下孔子論其逸民之行也言其

直已之心不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不辱身也惟伯

夷叔齊有此行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

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者又論此二人食祿亂朝是

降志辱身也倫理也中倫中慮但能言應倫理行應

思慮如此而已不以世務嬰心故亦謂之逸民謂虞

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者放置也清純潔

也權反常合道也孔子又論此二人隱遯退居放置

言語不復言其世務其身不仕濁世應於純潔遭世

亂自廢棄以免患應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言言正  
不必退唯義所在故曰無不可也不論朱張之  
行者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  
孔子同故  
不論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

孔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  
摯干皆名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包曰三飯四  
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皆名也鼓方叔入於河

包  
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播鼗武入於漢

孔曰播搖也武名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孔  
曰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

海正義曰此章記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也  
大師摯適齊者大師樂官之長名摯去魯而適齊也

亞飯干適楚者亞次也天子諸侯每食奏樂樂章各  
異各有樂師次飯樂師各干往楚三飯樂師名繚往  
蔡四飯樂師名缺往秦鼓方叔入於河者擊鼓者名  
方叔入於河內也播鼗武入於漢者播搖也鼗如鼓  
而小有兩耳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搖鼗鼓者名  
武入居於漢中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者陽襄皆  
名二人入居  
於海內也

周公謂魯公

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曰君  
子不施其親

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  
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孔曰以用也怨不見聽用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孔曰大故  
謂惡逆之事



魯公之語也。周公謂魯公者，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將之國，周公戒之也。曰：君子不施其親，不博易也。言君子為國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當行博愛廣敬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以用也。臣則當聽用之，不得令大臣怨不見聽，用也。故則不棄者，大故謂惡逆之事也。故舊朋友，逆之事則不有遺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者，求責也。任人當隨其才，無得責備於一人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爾周有八士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正義曰：此章記異也。周時有人四徧生子而乳之，每乳皆二子，比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耳。鄭玄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八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九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子張第十九。正義曰：此篇記士行交情，仁人勉學，以其皆弟子所言，故善次諸篇之後。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息義。

祭息敬，喪息哀，其可已矣。

其可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士行也。士者有德之稱，自卿大夫已下，皆是致命謂不愛其身，子張言為士者，見若有危難，不愛其身，致命以救之，見得利祿，思義然後取，有祭，祀思盡其敬，有喪，事當盡其哀，有此行。

者其可以為士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曰言無所輕重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正義曰此章言人

行之不備者弘大也篤厚也亡無也言人執守其德不能弘大雖信善道不能篤厚人之若此雖存於世

何能為有而重雖沒於世何能為無而輕言於世無所輕重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孔曰問與人交接之道子

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

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

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

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包曰友交當如子夏汎交

當如子張子夏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論與人結交

謂弟子問交問與人交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者

子張反問子夏之門人女師嘗說結交之道云何乎

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者子夏弟子對

子張述子夏之言也子夏言結交之道若彼人賢可

與交者即與之交若彼人不賢不可與之交者則拒

之而不交子張曰異乎吾所聞者言已之所聞結交

之道與子夏所說異也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

不能者此所聞之與者也言君子之人見彼賢則尊

重之雖眾多亦容納之人有善行者則嘉美之不能

者則哀矜之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

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若既陳其所聞又論

論語

卷之六

及古

是其見論交之道不可相非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包曰小道謂異端致遠恐

泥包曰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為也子夏曰雖

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正義曰此章勉人學為大道正典也小道謂異端之說百家語也

雖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觀覽者焉然致遠經久則恐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學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孔曰日知其所未聞月無忘其

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學也

矣正義曰此章勸學也亡無也舊無聞者當學之使日知其所未聞舊已能者當溫尋之使月無忘已能

如此者可以謂之好學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孔曰廣學而厚識之切問而近

思切問者切問於已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思已

所未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

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在其中矣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也篤厚也志識也言廣學而厚識之使不忘切問者親切問於已所學未悟之事不汎濫問之也近思者

思已所未能及之事不遠思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在其中矣

純篤今學者既能篤志近思故曰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包曰

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夏曰百

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正義曰：此章亦勉人學，舉百工以為喻也。審曲面勢，以飭五財，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百眾言之也。肆，謂官府造作之處也。致至也。言百工處其肆，則能成其事，猶君子勤於學，則能至於道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曰：文飾其過，不言情實。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正義曰：此章言小人不

能改過也。言小人之有過也，必文飾其過，強為辭理不言情實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鄭曰：厲，嚴正也。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德也。望之即之及聽其言也，厲，正義曰：此章易常人之事也。厲，嚴正也。常人遠望之，則多懈惰，即

近之，則顏色猛厲。聽其言，則多佞邪。唯君子則不然，人遠望之，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常儼然也。就近之，則顏色溫和，及聽其言，辭則嚴正而無佞邪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

曰：厲，猶病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事上使下之法也。厲，猶病也。言君子若在上位，當先示信於民，然後勞役其民，則民忘其苦也。若未嘗施信而便勞役之，則民以為從欲崇侈，妄加困病於已也。若為人臣，當先盡忠於君，待君信已而後可諫君之失。若君未信已而便稱君過失以諫諍之，則君以為謗讟於已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三** 孔曰小德則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 **四** 子夏曰

踰闕小德出入可也正義曰此章論人之德有小大而行亦不同也閑猶法也大德之人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也小有德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三** 包曰言子夏弟子但當對

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

**四** 孔曰噫心不平之聲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五** 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

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三** 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

學當以次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四** 馬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

聖人乎 **三** 孔曰終始如一惟聖人耳 **四** 正義曰此章論人學業有先後之法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者子游言偃也門人小子謂弟子也應當也抑語辭也本謂先王之道言偃有時評論子夏之弟子但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今子夏弟子於其本先王之道則無有不奈何故云如之何也子夏聞之曰噫者噫心不平之聲子夏既聞子游之言中心不平之故曰噫

言游過矣者謂言偃所說為過失也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者言君子教人之道先傳業者必先厭倦誰有先傳而後倦者乎子夏言我之意恐門人聞大道而厭倦故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者諸之也言大道與小道殊與譬之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者言君子之道當知學業以次安可便誣罔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者卒猶終也言人之學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終始如一不厭倦者其惟聖人耳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馬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

優則仕此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正義曰此章勸學也言人之仕官行已職而優則

有餘力則以學先王之遺文也若學而德業優長者則當仕進以行君臣之義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孔曰毀不滅性致乎哀而

止正義曰此章言居喪之禮也言人有父母之喪當致極哀感不得過毀以至滅性滅性則非孝毀不滅性正義曰此孝經文也註云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隕滅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

及然而未仁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正義曰此章論子張材德也子游

言吾同志之及子張其容儀為難能友也然而其德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鄭曰言子張容

儀盛而於仁道薄也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正義曰此章亦論子

張材德也堂堂容儀盛貌曾子言子張容儀堂堂然盛於仁道則薄故難與並為仁矣

會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

盡會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正義曰此章論人致誠之事也諸之也會子言我聞之夫子言人雖未能自致盡其誠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

會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馬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連也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

會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正義曰此章論魯大夫仲孫連之孝行也言其他哭泣之哀衰斬之情餽粥之食他人可能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

包曰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馬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上之所為非民之過當哀矜之勿自喜能得其情

孟氏至勿喜正義曰此章論典獄之法也孟氏使陽膚為士師者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之官問於曾子者問其師求典獄之法也會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者言上失為君之道民人離散為輕易漂掠犯於刑法亦已久矣乃上之失政所為非民之過女若求得其情當哀矜之勿自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天下之惡皆歸焉。孔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

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子貢曰。紂之不

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正義曰。此

章戒人為惡也。紂名。字受德。商末世之王也。為惡

不道。周武王所殺。論法殘義。損善曰紂。言商紂雖為

不善。以喪天下。亦不如是之甚也。乃後人憎甚之耳。

下流者。謂為惡行而處人下。若地形卑下。則眾流所

歸。人之為惡。處下。眾惡所歸。是以君子當為善。不為

惡。惡居下流。故也。紂為惡行。居下流。則人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孔曰。更改也。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

日月之食焉。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

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過。似日月之食也。更改也。言君子苟有過也。則為眾所知。如日月正當食時。則萬物皆觀也。及其改過之時。則人皆復仰其德。如日月明生之後。則萬物亦皆仰其明。

衛公孫朝。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

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

人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曰。無所不

從學。故無常師。衛公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仲尼



於子貢曰仲尼焉學者問于貢仲尼何所從學而得成此聖也意謂孔子生知無師所從學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者焉猶安也言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行之在人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皆從而學安得不學乎而亦何常師之有者言夫子無所不從學校無常師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諡

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包曰七尺曰仞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曰夫子謂武叔

叔孫至宜乎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曰子貢賢於仲尼者叔孫武叔魯大夫有時告語諸大夫於朝中曰子貢賢才過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者景伯亦魯大夫子服何也以武叔之言告之子貢也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子貢聞武叔之言已賢於仲尼此緣君子之道不可小知故致武叔有此言乃為之舉喻曰譬如人居之宮四圍各有牆牆卑則可窺見其在內之美猶小人之道可以小知也牆高則不可窺見在內之美猶君子之道不可小知也今賜之牆也及人肩則人窺見牆內室家之美好夫子之牆高乃數仞七尺曰仞若人不得其門而入則不見宗廟之美備百官之富盛也得其門者或寡矣者言夫聖闕非凡可及故得其門而入者或少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者夫子謂武叔以此論之即武叔云子貢賢於仲尼亦其宜也不足怪焉

論正義曰案世本州仇公子叔此六世孫叔孫不取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左傳曰武叔懿子圍郕是知叔孫武叔即州仇也論法云剛彊直理曰武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言**人雖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叔孫至量也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德也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者言無用為此毀訾夫仲尼之德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者子貢又為設譬也言他人之賢譬如丘陵雖曰廣顯猶可踰越至

於仲尼之賢則如日月不可得而踰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者言人雖欲毀訾夫日月特自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故人雖欲毀仲尼亦不能傷仲尼也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猶適也皆作但不能毀仲尼又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言人至量也正義曰云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者據此註意似謂多為適所以多得為適者古人多祗同音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祗見疏解云祗適也管宋杜本皆作多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酏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為韻此類眾矣故以多為適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

論語疏 卷之八 及古閣

家者。孔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

之斯行。緩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

之何其可及也。孔曰：緩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

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

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陳子至及

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

仲尼豈賢於子乎者。此子禽不作陳亢當是同其姓

字耳。見其子貢每事稱譽其師故謂子貢云當是子

為恭孫故也。其實仲尼才德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

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者。子

貢聞子禽之言以此言拒而非之也。言君子出一言

是則人以為有知出一言非則人以為不知知與不

知既由一言則其言不可不慎也。今乃云仲尼豈賢

於子乎則是女不慎其言是為不知也。夫子之不可

及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者。又當設譬言夫子之

德不可及也。他人之賢猶他物之高者。可設階梯而

升上之。至於仲尼之德。猶天之高。不可以階梯而升

上之。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緩

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

及也。考又為廣言。仲尼為政之德也。得邦謂為諸侯

得家。謂為卿大夫。緩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

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民

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故如之何其可

也。及。谷爾舜天之管教也。爾。曆數謂列次也。允。執

其中。四海因龜天祿。永終。包曰。允信也。爾。極也。永

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理。天祿。永。及古閣

論語疏

卷之八

及古閣

莫不味報效。雖主慎樂。解與慎。哀。祿。靖。成。之。所。其。何。  
 不立。產。之。相。莫。不。與。行。安。之。則。豈。能。來。至。健。之。便。月。  
 再。來。開。為。開。夫。夫。深。遠。言。其。不。為。其。立。樂。則。無。  
 又。心。若。又。德。薄。言。情。至。為。其。之。辨。也。皆。准。情。而。論。其。  
 之。辨。來。薄。之。德。薄。其。主。事。業。其。至。也。皆。准。情。而。論。其。  
 士。之。夫。子。之。問。准。來。深。德。隨。立。之。油。立。也。皆。准。情。而。論。其。  
 夫。士。之。至。然。中。引。之。斷。離。天。之。高。不。可。以。謂。而。其。  
 燕。不。可。以。小。而。入。之。賢。離。離。離。之。高。深。四。如。謂。而。其。  
 又。心。吹。天。之。不。可。謂。而。其。也。皆。以。當。其。言。夫。下。之。  
 效。于。平。則。豈。不。不。其。言。豈。不。不。也。夫。下。之。不。可。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二十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堯曰第二十

正義曰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

可以塗訓將來故。殿諸篇非所次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曆數謂列次也。允執

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包曰允信也。剛極也。永

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

終舜亦以命禹。孔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曰

論語

卷之九

九

既校  
解此註作包曰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曰復

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豕尚白未變夏禮故用

玄牡皇天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

其辭若此有罪不敢赦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

敢擅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包曰言桀居帝臣之位罪

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朕躬有罪無以萬方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

萬方有罪我身之過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周周家

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

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

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包曰權秤也量斗斛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

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

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

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孔曰言政教公

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

世堯曰至則說正義曰此章明二帝三王之道凡

有五節初自堯曰至天祿永終記堯命舜之辭

論語疏

卷之二十一

之五

也二舜亦以命禹一句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也  
三自曰予小子至罪在朕躬記湯伐桀告天之辭也  
四自思有大賚至在下人言周家受天命及伐紂  
告天之辭也五自謹權量至公則說總明二帝三王  
政化之法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者此下  
是堯命舜以天命之辭也咨咨嗟也爾女也曆數謂  
列次也堯姓伊祁名放勳舜姓姚名重華諡法云翼  
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堯子丹朱不肯不堪嗣  
位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故先咨嗟歎而  
命之欲使重其事言天位之列次當在女身故我今  
命授於女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此堯  
戒舜以為君之法也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  
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之祿籍所以長終女身  
舜亦以命禹者舜有子商均亦不肯禹有治水大功  
故舜禪位與禹故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也曰予小  
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上帝者此下湯伐桀  
告大辭也禹受舜禪傳位予孫至桀無道湯有聖德  
應天順人舉于戈而伐之遂放桀於南巢自立為大

子而以此辭告天也履殷湯名稱小子謙也玄牡黑  
牲也殷尚白而用黑牲者未變夏禮故也昭明也皇  
大也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謂殺牲明告天帝  
以伐桀之意有罪不敢赦者言已順天奉法有罪者  
不敢擅放赦也帝臣不蔽諂在帝心者帝天也帝臣  
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事君故謂桀為帝  
臣也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閱在  
天心故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者言我身有罪無用汝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  
過在我身自責化不至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者周  
周家也文王武王居歧周而王天下故曰周家賚賜  
也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  
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者此武王誅紂  
誓衆之辭湯亦傳位子孫至末孫帝紂無道周武王  
伐而滅之而以此辭誓衆言雖有周親不賢不忠則  
誅之若管蔡是也不如有仁德之人賢而且忠若箕  
子微子來則用之也百姓謂天下衆民也言若不教  
百姓使有罪過當在我一人之化不至也謹權量審

法度修廢宮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下總言二帝三王  
所行政法也權稱也量斗斛也謹飭之使均平法度  
謂車服旌旂之禮儀也審察之使貴賤有別無僭偏  
也官有廢闕復修治之使無曠也如此則四方之政  
化與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者諸侯之國為人非理滅之者復興立之賢者當世  
祀為人非理絕之者則求其子孫使復繼之節行超  
逸之民隱居未仕者則舉用之政化若此則天下之  
民歸心焉而不離析也所重民食喪祭者言帝王所  
重者此四事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  
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  
有功公則說者又言帝王之德務在寬簡示信敏速  
已任用焉敏則事無不成故有功政教公平則民說  
凡此上事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之以示後世此  
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台以成章檢大禹謨湯  
誥與泰誓武成則此章其文各矣  
正義曰孔註尚書云謂天道謂天曆數謂列次也

姓而與故言曆數謂天道鄭玄以曆數在汝身謂存  
圖錄之名何云列次義得兩通  
曰云履殷湯名者案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  
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改  
名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  
甫謚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  
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  
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為字何云同名乎斯文妄矣云  
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者以其尚書湯誓無此文而  
為誥有之又與此小與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  
同故言之所以證此為伐桀告天之文也  
在天心故正義曰鄭玄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  
善惡也  
誅之管蔡是也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  
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致辟管叔  
于商囚蔡叔于郭鄰所謂殺管叔而囚蔡叔也云仁  
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者箕子紂之諸父書洪範  
序云以箕子歸作洪範宋世家云微子開者殷帝乙

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殷微子乃待其祭  
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  
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  
子代殷之後於宋是言雖有管叔蔡叔為周親不知  
箕子微子之仁人也案周書泰誓云雖有周親不知  
仁人是武王往伐紂文于河朔誓眾之辭也孔傳云  
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此文與  
彼正同而孔註與此異者蓋孔意以彼為伐紂誓眾  
之辭此汎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也  
權秤也量斗斛正義曰漢書律曆志云權者銖兩  
斤鈞石也所以秤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鐘之  
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  
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  
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  
加矣志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  
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

分為十寸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  
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度者從可知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  
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孔曰屏除也子張曰何謂五  
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  
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  
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王曰利民在政無  
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  
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孔曰言君子不以寡  
小而慢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

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

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慢令致期謂之

賊孔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

吝謂之有司孔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

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子張至有

此章論爲政之理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

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者屏除

四種惡事則可也子張曰何謂五美者未知其目故

復問之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

而不驕威而不猛者此孔子爲述五美之目也子張

曰何謂惠而不費者子張雖聞其目猶未達其理故

復問之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

乎者此孔子爲說其惠而不費之一美也民居五土

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

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則是

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擇可勞而勞之又不

怨者孔子知子張未能盡達故既答惠而不費不須

其問卽爲陳其餘者此說勞而不怨者也擇可勞而

勞之謂使民以時則又誰怨恨哉欲仁而得仁又焉

貪此說欲而不貪也言常人之欲失在貪財我則欲

仁而仁斯至矣又安得爲貪乎君子無衆寡無小大

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者此說泰而不驕也常

人之情敬衆大而慢寡小君子則不以寡小而慢之

也此不亦是君子安泰而不驕慢乎君子正其衣冠

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者

此說威而不猛也言君子常正其衣冠尊重其瞻視

復問之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者此下孔子歷答四  
 惡也為政之法當先施教令於民猶復丁寧申勅之  
 教令既治而民不從後乃誅也若未嘗教告而即殺  
 之謂之殘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者謂不宿戒而責目  
 前成謂之卒暴慢令致期謂之賊者謂與民無信而  
 虛刻期不至則罪罰之謂之賊害猶之與人也出  
 納之吝謂之有司者謂財物俱當與人而人若吝  
 嗇於出納而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若吝之道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子曰命謂窮達之分

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子曰馬曰聽言

則別其是非也子曰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

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立身知人也命謂窮達之分

言天之賦命窮達有時當待時而動若不知天命而

妄動則非君子也禮者恭儉莊敬立身之本若其不

知則無以立也聽人之言當別其是非若不能別其

是非則無以知  
 人之善惡也

皇朝原廟十冬歲在疆圉

11541

22-72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haracters are partially obscur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 to be arranged in a column.

